

你们玩过时间最长剧本杀是哪一个？

《逃出粉红房间的姐妹》。

一名 18 岁的女生，周五放学后离校，当晚七点半，醉酒后溺水身亡，体表无明显外伤。经监控及目击证人调查，死亡原因排除他杀可能。

死者的家人朋友感到非常悲痛，为此特地分享了各自的故事以表怀念，但这些故事里掺杂着谎言。

三位证人讲述完毕，你将有 13 次提问机会，触发关键词即可解锁真实线索或获取有效证据。

游戏目标：

解锁关键线索，查出谁该为死者的死亡负责。

（本文纯属虚构，一场关于人性黑暗的剧本杀）

0 游戏开始

言微醒来的时候，鼻尖似乎还有刺鼻的铁锈味儿。

正对着床的墙壁闪了两下，言微这才发现，那并不是一面墙，而是一面巨大的显示屏。

屏幕里的人带着白色女式半边面具，一双浅棕色的眼睛透过镜头不知道看了言微多久。

他挑了挑嘴唇：

「言队长，早。」

「你是谁？」

言微开口，嗓子嘶哑，连发音也有些古怪。

「不急，言队长死里逃生，不如先玩个游戏放松一下。」

他挥了挥手，屏幕上出现了铁灰色的文字：

游戏介绍：

一名 18 岁女学生，周五放学后离校，当晚七点半，醉酒后溺水身亡，体表无明显外伤。经监控及目击证人调查，死亡原因排除他杀可能。

死者的家人朋友感到非常悲痛，为此特地分享了各自的故事以表怀念，但这些故事里掺杂着谎言。

三位证人讲述完毕，你将有 13 次提问机会，触发关键词即可解锁真实线索或获取有效证据。

游戏目标：

解锁关键线索，查出谁该为死者的死亡负责。

「言队长看完了吗？看完的话我们就开始吧！」

男人轻笑一声，仿佛确信言微不会开口，自顾自替他做了决定。

文字消失，画面出现了一位女士的镜头。

她穿着半高领的改良旗袍元素上装，化着淡妆，长得不漂亮，但却有种养尊处优的从容气质，只是眉宇之间布满了哀愁。

她坐在一间同样空旷纯白的屋子中间，两只手局促地放在膝上。

她左右看了两眼，开始了讲述。

1 姐姐的故事

死者的姐姐，名叫红栀。

红栀有一个酗酒成瘾的父亲，和一个懦弱胆小的母亲，她的性格随了母亲，而比她小两岁的妹妹，脾气却像年轻时候的父亲，又倔又硬。

红栀的童年充斥着父亲的打骂声和母亲的啜泣，中间夹杂着妹妹尖利的哭喊，再后来，妹妹慢慢长大，开始用她稚嫩的臂膀，和狼崽子一样凶悍的眼神试图保护姐姐和母亲。

久而久之，父亲对妹妹竟有了几分忌惮。

红梔快十八岁时，父亲染了毒，母亲藏在地砖下的存折、红梔藏在课本里的学费、妹妹藏在床底下的小猪储蓄罐，全被被他搜刮得一干二净。

某一天，父亲对着空荡荡的家里想，这个家里能卖的，只剩下三个女人了。

妻子太老，头上都有白头发了，没有人会愿意出钱。

但是他有两个鲜嫩如水葱的女儿。

若论脸蛋，小女儿皮肤白眼睛大，当然没得挑，但是小女儿才13岁，万一出了事，他是要坐牢的，大女儿虽然长相次了些，但是身材却发育得很好，想来可以卖个好价钱。

红梔就这么被迫告别了短暂的中学生涯，被涂上廉价的脂粉送到了个散发着劣质香水气味的粉红色房间里。

然而就在那一天，警察连夜端掉了这个窝点。

而红梔的第一个客人有一些特殊。

三十出头的年纪，面貌端正穿着讲究，很是体面。当晚他喝多了，被人扶着送进房间，刚进来就歪在床上睡着了。

红梔也不敢睡，守到半夜，男人醒了，酒劲未消就把她摁在了身子底下，红梔害怕得要死，奋力挣扎，喝醉的男人被激起了火气，动作不免粗鲁了一些。

红栀哭得妆都花了，恰在此时，警察破门而入。

一向说话都不敢大声的红栀突然间崩溃，赤身裸体地扑到警察面前，说有人强奸她，警察看她长得小，一查身份证，发现未成年，一群人乌泱泱全被带进了局子里。

过了两天，红栀见到了那个男人，知道了他的名字叫钱益。

钱益是个白手起家的私企老板，身家丰厚至今未婚，与红栀见过的醉酒状态的他不一样，这个人清醒的时候温柔耐心，十分具有人格魅力。

他无奈地对着红栀苦笑，说对不起，那天他为了谈单子喝多了，又被负责招待的人骗了，对方只说叫了按摩服务。

交际场上，这种事情司空见惯，钱益也不是圣人，不过界地玩玩对他来说没什么，但他没想到红栀未成年。

他道了歉，提出补偿条件，红栀想到父亲阴狠的目光，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也许这个男人，是带她离开苦海的一根稻草。

钱益答应了，他愿意带红栀姐妹俩去城市里念书，远离禽兽父亲。

红栀撤诉，男人给了红栀父亲一大笔赔偿金，而红栀姐妹俩则如愿以偿地离开了家。

妹妹继续念书，但红栀却没能重新入学——

她怀孕了，碰过她的人只有钱益。

她从没想过要生孩子，但钱益却很高兴，他已经三十多了，内心是期盼着拥有一个孩子的。

他还是很温和，温和地劝说红栀留下这个孩子，说他一定会好好保护她，不让任何人知道她有了孩子，等到孩子生下来，红栀想念书便去念书，想做生意便去做生意。

红栀信了。

在孩子出生之前，还发生了一件事。

红栀的父亲因为吸毒过量而亡。

丧事办得很不体面，草草火化一埋了事，之后数月，母亲诊出肝癌晚期，她拒绝治疗，不久后去世。

父母的死像一根导火索，把红栀的心思点燃了。

她想，既然父亲都死了，那她是不是有权利活得更自在一些？

如何自在呢？她想。

她想要一个温柔的、待她好的男人。

而恰好，她的孩子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当她第一次大着胆子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，钱益却笑了。

他说：「那天半夜，我睡醒了，口渴，嗓子里烧得慌，然后一睁眼就看见了你，当时迷迷糊糊的，我觉得你像一汪清澈的泉

水，我觉得你太美好，才一时失控.....」

「但你还小，我不能剥夺你见识世界的资格，再等两年，两年后，如果你还愿意嫁给我，我就给你一个家.....当然，到时候，别人只会知道，你是我的小妻子，不会有人知道，你就是孩子的亲生妈妈.....」

他考虑得太周到，红栀的眼泪却一直不停地流，她从来没有被人这样保护过。

她想，怎样都行，反正小地方十五六岁婚嫁也很普遍，她什么都不在乎了，她喜欢这个温柔的男人，是他把她带出了沼泽一样的从前。

苦海人生，他就是她的浮木。

她只想抱紧她的浮木。

二十岁，她和钱益结婚，有盛大的婚礼和满堂宾客，唯一欠缺的，是一纸证书，但她等不及了，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以新的身份——钱益妻子的身份，开启新的生活。

婚后，孩子和丈夫占据了她所有的精力，曾经相依为命的妹妹却与她日渐疏远，在她不知道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乖戾逆反的小女孩，偶尔在她面前流露出的眼神令她不寒而栗。

她始终不喜欢姐夫，也不同意姐姐的婚事，结婚的时候甚至带着几个小姐妹用偷来的灭火器砸烂了婚车玻璃。

红栀很难过，妹妹的脾气她是知道的，她不接受红栀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，红栀不怪她，只是有些失望。

她拼尽一切才逃出故乡的泥潭，挣到如今的日子，但妹妹却并没有珍惜。

妹妹逃学、与社会人士往来，高一入学还名列前茅的成绩，到了高二却一落千丈，十分看好她的化学老师带她参加竞赛，她却在考试前一天突然翻墙离校，放弃了考试。

红栀哭着说：「她从小就像父亲，只不过从前的她，用她的一身尖刺保护了我，可是后来，她和父亲一样变得不可理喻，把一身尖刺对准了所有希望她活得好的人。我太失望了，我哭过、骂过，但她却不愿意和我说一句贴心的话。可是尽管如此，我依然是爱她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她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，离开这个世界。」

那天是周五，按照惯例会提前半小时放学，红栀去接她回家吃饭，姐妹俩如今关系疏远，这一周一顿的饭成了仅有的维系，但她还是经常接不到妹妹，妹妹用各种方式拒绝着红栀的靠近。

那天红栀等了好久也没等到人，她以为妹妹又跟自己赌气去了朋友家，便驱车离开，去五公里之外接丈夫钱益下班，结果回程的时候却发生了车祸，钱益大脑受损，至今仍然昏迷不醒。

同时失去了妹妹和丈夫，这个从泥泞里不顾一切跑出来的女人不得不咬牙站直，牙牙学语的孩子，狼群环伺的公司，都逼着她无法沉湎于悲伤。

2 班主任的故事

赵良是妹妹的班主任。

务实、勤恳，是这个年近四旬的男化学老师的标签。

人缘好、风评好，学校的优秀教师榜上永远有他穿着白衬衫的半身照。

美中不足在于一年前离异，孩子归妻子，赵良独自住学校宿舍，他也没有业余爱好，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学校里。

但也因为他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学生的身上，不知是以讹传讹还是有心人的刻意散播，学校里总流传着他和女学生的小道消息，而曾经被他单独辅导过竞赛的妹妹就是绯闻主角之一。

「这小姑娘脾气挺古怪的，虽然我是她的班主任，但是我一单身汉，也不好对女学生关心过多，当然，我知道还是有一些流言蜚语，但那都是捕风捉影，不存在的。」

镜头之后，赵良依然是一身老派的西服衬衫装束，两只手交握着，神情有些僵硬，肩颈肌肉绷得很紧。

在他的故事里，死者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女孩子，聪明、却不合群，班级里没有人愿意主动搭理她。

她有点偏科，理科好，文科一般，加上性格有些阴冷，跟文科老师闹过几回矛盾，赵良有心调解，但女孩却从不领情。

「说实话，做老师的，都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看，但是这么多年下来，我也明白，对学生而言，老师往往是站在对立面的那一群人，我们总是在逼他们用功、逼他们学习，用分数和给他们划分三六九等。

但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样，我们也知道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可既然来到学校，那目的就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有一个好的未来。如果我们放任每一个学生的坏脾气，由着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就是我这个当老师的不称职了。」

「这个小姑娘对我敌意蛮重的，她在化学上非常有天赋，高二的时候参加竞赛集训，恰好我是辅导老师之一，毕竟是自己班的学生，我难免有些偏爱，所以在课程之余，我会找时间单独辅导她，我当时觉得她有这个潜力，而且拿到一个好成绩，对将来高考和选专业也是有帮助的。

现在想来，大约还是小姑娘天生爱玩任性，她外形条件也好，大家也知道的，女孩子如果长得好看一些，人生之路总是会简单一点，集训很辛苦啊，很多学生五点钟就起来做题，晚上一两点还在看书，小姑娘吃不了这个苦也是正常的。

但是我当时就有点恨铁不成钢，严厉地批评了她几回，最后一次把她骂哭了，但我没想到她竟然连竞赛也不顾直接就跑了，之后我也不敢再逼她，从那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就.....

唉，小姑娘自尊心重，会记仇我也是理解的，说实话，当老师这些年，教成仇的学生也不是一个两个，有些学生年纪大一点会想明白，回来跟我道歉，有些就当没有认识过我这个老师，我也不在意。

只是太可惜了，小姑娘年纪还小，怎么就想不开呢？我听说她跳河前还喝了酒？唉，还是太过任性爱玩了，我之前也劝过她，不要和那些不三不四的社会青年混在一起，现在的小孩，学好不容易，学坏可是太容易了，可她不听，喝酒估计也是跟那些人学的，总之就是可惜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该多点耐心劝劝她的……」

3 无名女人的故事

镜头之后新出现的人身材高挑瘦削，穿着短款的T恤和坎肩，她没有坐下，只是抱着手臂冷冷地注视着镜头的方向。

与前两者不同，她并没有主动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，镜头之后有人出声提醒她开口。

「她不可能自己寻死，一定有人害她。」

女人硬邦邦地开口。

「你有什么证据？」

「她不会喝酒，不可能喝醉后跳河。」

「这一点学校附近的小卖部老板已经证实，她是自己去买的二锅头，落水点附近有一个摄像头，拍下了她喝醉后失足落水的过程。」

镜头一晃，继而是女人紧身裤包裹的长腿突兀地出现。

方才还冷定的女人突然间疯了一般抬腿狠狠踹向镜头之后的人，剧烈的嘈杂声之中夹杂着女人尖利的怒骂：

「我操你们妈，她根本不可能喝酒，她酒精过敏你们知道吗？她怎么可能喝酒！她怎么可能自杀！她是从地狱爬回来的鬼！你死了她都不会自己去死！一定有人害她！一定有人！」

女人被带着白色面罩的两个男人制住，手臂反剪挣脱不了，只口中发出凄厉的嘶吼：

「她不是自杀的！你们不要相信他们！我求你们——帮帮她——帮帮她——」

4 唯一没有说谎的人

镜头一闪，一直沉默的男人重新占据了整个屏幕，他推了推脸上的面具，扬起一个笑：「唔、最后一个讲述者好像有一些精神疾病，影响了故事效果，不过我想言队长应该不会介意。」

「她有什么精神疾病？」

提示：触发关键词「精神疾病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 12

言微望着屏幕上弹出来的提示怔了两秒。

大约是看见了他表情的变化，男人大笑道：「忘了提醒言队长，我们的关键词匹配很宽松，而且可能存在无效关键词，所以言队长最好斟酌好了再开口。」

言微面无表情：「回答我。」

「这个问题倒是很简单，也没有额外的证据，我直接回答你。这位女士患有双相情感障碍，今年二十岁，无法融入社会，但家境不错，与死者关系很好，也是唯一坚持死者的死亡不是意外的人。但很遗憾，她提供不了任何有效证据，她坚持不是意外的唯一原因就是死者酒精过敏，不可能主动喝酒。」

「第二个问题——」

男人突然打断他：「只有十三次机会，如果想看现有的证据，也会消耗提问次数，如果证据并不存在，那提问次数同样减一。」

言微闭了闭眼，果真沉默了片刻。

「第二个问题，刚才那个女人，和死者是怎么认识的？」

提示：触发关键词「结识原因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 11

「喔，好问题！」男人拍了拍手，「不过我想先问一句，言队长为什么对这个女人格外地感兴趣呢？」

「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人没有说谎，那只可能是她。」

「但她给出的信息量却是最少的。」

「那也比满嘴谎言要好。」

「那可未必，没有无缘无故的谎言，谎言的背后总有一份真相，而拙劣的说谎者必然藏不住真相的所有线头。」

「回答我的问题。」言微有些不耐烦。

「呵，言队长脾气还是这样不好。」

「三年前，也就是死者十五岁那年，曾经进过一家心理干预机构，她们是在那里认识的。小姑娘在那呆了半年，半年之后考入了现在的高中。或许是因为曾经同病相怜，又都是不太能融入群体的人，所以她们一直保有联系。女孩子之间的友谊还是非常美好的，言队长觉得呢？」

「我想要看一份证据。」言微没接话，直接使用第三次机会。

「当然可以，不过万一言队长猜错了，我们并没有这份证据，那同样也会消耗提问机会哦！」

「我想要小卖部老板的完整证言。」

提示：触发关键词「小卖部老板的证言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10

屏幕右侧出现了一个穿着格子衫的中年男人。

「是那天晚上七点多钟的嗦，天刚刚黑没多久，小姑娘突然跑进来，吓了我一跳，走路也不稳当，我看着大概已经喝了不少了，她跟我说要一瓶酒，我问什么酒，她就说要烈酒咯，我说小姑娘不要学别人喝酒嘛，烈酒伤身体，她还骂我嘞，好心当成驴肝肺咯，那我就给她拿了一瓶二锅头。哎你们莫要吓唬我撒，我就卖个酒不犯法的吧？」

「言队长不打算看看死者失足落水的视频吗？」男人撑着脸斜靠在椅子扶手上。

言微淡淡道：「没有必要，你只说讲故事的人会说谎，所以你的人不会说谎。」

男人挑了挑眉，笑笑没说话。

第三段视频里，拍摄视频的人曾经说，视频可以证明她是自己失足落水的，这一句一定是真话。

「第三段证言就那么一点点信息，言队长也该全部问完了吧？还剩下十次机会，言队长打算先对谁下手呢？」

言微闭着眼睛，没有立刻搭理他。

5 好老师的偏见

「化学竞赛前一晚，赵良因为什么事，把死者骂哭了导致她放弃考试？」

提示：触发关键词「化学竞赛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 9

「看来言队长不相信这位优秀教师咯？」

「没有一个正常的老师会在重大考试前一天把学生骂哭，除非他和学生有仇。」言微淡淡道。

「哈，虽然言队长的问题问得非常好，但是我还是想先反驳一下，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所有的老师都配为人师表，言队长想来

命好，遇到的都是好老师，所以见识有限，我理解。」

「所以你是在告诉我这个赵良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？」

「言队长真是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套我的话，不过这次就算啦，我只是代表我个人抒发了一点点经验之谈而已，赵良如何，还需要言队长自己判断。」

屏幕上再次出现了画面。

相比之前苦口婆心的优秀教师，此刻的赵良有一些颓然。

「没有，你们这是在污蔑，我没想对那孩子怎么样！我就只是、只是想劝她上点心！当时都快考试了，她还一连请了两次假，说去她姐姐家有事！我就不懂了，什么急事非得那个时候出去，所有人都在集训，就她总想着往外跑。」

是，我当时说话是冲动了一些，我说女生就是不如男生，有点姿色就觉得自己不用努力了。可这话有错吗？她难道不是这样的吗？一会儿去姐姐家，一会儿跟那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妹不知道去哪，这是一个高中生应该干的事？」

「然后呢？」镜头外有一个声音冷冷道。

「然后、然后她就突然哭了起来。我也没想到她会哭，我以前也批评过她，因为她逃学不是一次两次了，经常周五逃学，一个周末找不见人，我们是寄宿学校嘛，很多学生周末都在校自习的，她姐姐疼她，每个周五都来接她，接不到人就找我，那我也不好拴着她啊你说对不对？」

但那天，她哭挺大声的，她那个性格我真的没想到会哭，她不反过来跟我打架就不错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后来哭声招来了人，也是集训班的，她就推了我一把，自己跑了。就因为那次被人看见了，后来学校里老有人传我和她有不正当关系，我真是冤死了我！」

言微看完视频，沉默了很久。

其实他心里的确怀疑过赵良。

一个离异单身汉，和一个貌美女学生，发生点什么并不奇怪，赵良是有嫌疑的。

但他这会儿又不确定了，赵良的话勉强能够自圆其说，当然也不排除全盘撒谎的可能。

但——

言微睁开眼：「赵良的离婚原因，有吗？」

赵良的离婚时间和化学竞赛的时间是同期，如果说他和死者真有什么特殊的关系，那和离婚事件应该会有一些瓜葛。

提示：触发关键词「离婚原因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 8

这次回答他的是屏幕里的男人。

「哈，有意思的答案。」男人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了一张 A4 纸，「人不可貌相，赵良有特殊性癖，对性伴侣有虐待倾向，

他的妻子无法忍受但因为没有自立能力一直无法离婚，一年前她遇到了一个好男人，终于下定决心离了婚。」

言微闭了闭眼。

那至少在某些关系上，赵良就真是无辜的，因为死者身上并没有外伤。

但赵良真的无辜吗？

死者明明学习成绩不错，尤其是高一阶段，为什么赵良却一直强调她「不努力」「长得好看」「吃不了苦」？

虽然赵良表现得很正派，但他言语间对死者的轻蔑是显而易见的。

而作为班主任，当他对一个学生表达出了轻蔑，那随之而来的，必然是其他学生的孤立、乃至霸凌。

但——为什么呢？赵良的风评很好，为什么独独对死者这么苛刻？

言微选择继续提问：「为什么赵良对死者抱有偏见？」

提示：触发关键词「赵良的偏见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 7

男人笑起来：「言队长真是敏锐，不过容我提醒一下，提问次数是有限的，我们设定的关键词线索数量是超过提问次数的，有一些线索并非必要，虽然只是一个游戏，但还是希望言队长谨慎一点。」

依然是赵良的镜头，但体态不复第一段视频里的挺直，他身体微微前倾，能清晰感觉到他的焦躁和愤怒。

「我偏见她？凭什么说我偏见她？我哪里对不起她了你们说？我一直想把她往好路上带，可她呢？仗着有几分姿色，到处惹是生非，喜欢她的男孩子因为她一句话就去聚众斗殴，这也就算了，她还、还——」

「还什么？」镜头之后的声音催促道。

「呵！」赵良猛地往后一仰，重重地出了口气，「我知道，我作为一个老师不该说这种话，更何况人都死了，可我就是气不过，凭什么她死了你们就来怀疑我？我明明什么都没做过，我说句不符合身份的话，我觉得她就是活该！她姐姐那么疼她，她从来爱答不理没个好脸，我撞见了好几回她姐姐对着她哭，可她呢，非但不对姐姐好一点，还背着姐姐跟她姐夫勾勾搭搭，你说，这能是一个好女孩干得出来的事儿？」

「你怎么知道她和她姐夫勾勾搭搭？」

「我看见的！」赵良大吼着拍了一下桌子，「就竞赛前几天，她老借口请假，我就奇了怪了，偷偷跟了一回，结果就看见学校外等她的车子里是个男的，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她姐夫，后来才知道的。」

总之两人没上车就开始拉拉扯扯，考试前一天她又要出去，我气得要死，就说我都看见了，你别以为你扒上有钱男人就不用学习了，以后有你后悔的，然后她就开始哭，我估计被我说中了俩人那段时间正闹分手呢。有钱男人么，都想家里红旗不

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那丫头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，玩玩也就算了，真往家里娶，脸还要不要了？」

6 钱益的真正目标

死者和钱益有男女关系上的纠葛。

言微闭目不语。

但这跟姐姐红栀的证言矛盾，红栀说，妹妹一直不满她的婚姻，对钱益敌意也很重，这种情况下，她为什么会和钱益有情感上的联系？

「言队长？」

见他久久不语，屏幕里的男人试探着叫了他一声。

言微睁开眼。

游戏继续。

「有尸检报告吗？」

提示：未触发有效关键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 6

男人笑了起来：「嚯，言队长翻车了，浪费了一次宝贵的提问机会呢！」

言微神情不变：「嗯。」

「不过鉴于我是一个好客的主人，我愿意额外多说几句。打捞尸体的法医简单检查了体表，没有任何可疑的外伤，只有一些擦伤，可能是落水时形成的，同时确认是生前溺水，监控视频也拍到了落水前后的画面，因而排除了他杀可能。而因为钱益还躺在医院里不省人事，所以红梔拒绝了进一步的尸检，决定让妹妹早日入土为安，毕竟活人比死人重要，您说对吗？」

「也可能是丈夫比妹妹重要。」言微意有所指。

男人颇为惊喜：「言队长这是怀疑死者这位命苦的姐姐咯？」

「谁命苦？死了的才叫命苦。」

「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言队长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？」

「当然。」言微毫不迟疑。

又问道：「当年强奸案的卷宗有吗？」

提示：触发关键词「强奸案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 5

「咦，我还以为言队长会问嫖娼案。」

「再多的煽情和粉饰，都掩盖不了当年那场强奸的事实。」

「言队长说得对。」

强奸案的卷宗很齐全，从警察查处卖淫窝点一直到最后红梔撤诉，都有迹可循。

最后一张照片不知道是谁拍的，把几个当事人全都拍了进去，父亲阴狠，母亲木然，红栀神情凄楚，钱益一脸谦和愧疚，唯有角落里的妹妹，一头短发，五官俏丽，目光凶狠不甘，像受伤的小兽，脸上还有被掌掴的指痕。

单从长相来看，姐姐随母亲，妹妹随父亲，母亲长相一般，父亲虽然是个人渣，但五官的确生得不错。

也就是说，妹妹比红栀好看许多，两人虽然相差两岁，但妹妹并不比姐姐矮多少，只不过身材还是光板身材，瘦瘦高高，像一支嫩竹。

「一般来说，请人洗浴这种事情，都会投其所好。」

「不太懂，又没人请过我。」男人一摊手，十分无辜。

言微也不是非要他给出什么回应：「我的意思是说，钱益当初说自己是被人骗了，并不知道红栀未成年这件事，应该是假的。」

「嗯.....所以呢？」男人换了只手撑着下巴，好整以暇地附和着。

「那我也许可以猜测，钱益对未成年女性、又或者是处女有特殊的情结。」

「唔、也许。」

「钱益为了撤诉而愿意负担姐妹俩离家念书这件事其实非常可疑，因为如果只是想息事宁人，那只需要给红栀父亲足够的钱

就可以，一个瘾君子不要太好拿捏，但钱益却偏偏答应了红栀的请求，把她们姐妹俩全部接了出去。」

「啊也许钱益真的像红栀所说，觉得红栀太过美好一见钟情爱上了她吧！」男人脸上挂着戏谑的笑，十分不走心地扯犊子。

「嫖娼的一见钟情，」言微笑了一声，声音愈发干哑古怪，「不过是看脸而已，然而就算是看脸，妹妹也远比姐姐更值得一见钟情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钱益愿意把姐妹俩接走并不是因为姐姐，而是因为看上了妹妹？」

言微沉默了一下：「所以，我想问，钱益把姐妹俩带出来的真正目标是妹妹，而不是姐姐，对吗？」

7 地狱里爬出来的鬼

提示：触发关键词「钱益的真正目标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 4

红栀面对着镜头，姿态颓然：「不，不是，他是爱我的，我是他的妻子，他和我妹妹没有关系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！放我走，我还要去医院照顾他，他需要我！」

一只手从镜头后面伸出来，把她摁坐在椅子上。

「自欺欺人的日子，不太好过吧？」

「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！」

「你的丈夫和你的妹妹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，这一点你的丈夫不仅没有避讳，甚至在小圈子里作为谈资引以为荣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每周亲自把妹妹送到丈夫的手里，是什么感觉？」

红栀浑身一僵，良久都没说话。

半晌，她低下头，双手捂住脸，发出了沉闷的呜咽声。

「是，自欺欺人的只有我。」她的声音从手指缝里挤出来。

「当初我以为，人生再坏也不会比落在一个禽兽一样的父亲手里更坏了，我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，那时候别说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了，就算是一根带毒的刺藤，我都愿意死死抓住。

是，钱益他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，他花心，尤其喜欢小女孩。

带我出来是我提的，但是带妹妹一起出来，却是他提的，可怜我当初还以为他是真的好心，不忍心我们姐妹俩被父亲送到那种地方去。

他这个人要面子，在男女关系上喜欢讲究你情我愿，一开始两年倒是没有逼迫我妹妹。你也懂法，不满十四岁，就算是你情我愿，那他也逃不过一个强奸罪。我妹十五岁之后发育得更加好看，他就耐不住了，但他没有直接强迫我妹，而是来强迫我。」

她停了一下，猛地把自已的上衣脱了下来。

她里面穿着一件吊带，裸露出来的肩膀和背部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，脖颈下侧还有两道清晰的紫黑指印。

「我妹不从，他就打我，我不去带她回家，他也打我，我妹恨我我不怪她，可是我能怎么办？我还指着他活，我还有个孩子要养，我妹也没有自立能力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拍了我和妹妹的那种照片，如果我们敢反抗，他会毁了我俩一辈子。」

「我妹性格强硬，不想受胁迫，所以她一次又一次试图反抗，可是她那么好看，钱益舍不得伤她，就把所有的火全部发泄在我身上！我又能怎么办？我只能哭着求她、跪着求她，求她替我和孩子想想，求她再忍忍.....」

再之后就是无意义的哭泣，和歇斯底里的谩骂，骂钱益，骂妹妹，亦或是骂那个因为受骗而生下来的无辜孩子。

视频结束。

言微叹了口气。

赵良只看见了钱益和妹妹有接触，看见了红栀的哀求和哭泣，就单方面地认为妹妹不是个好女孩，歧视她、苛责她，也许还放任了学生们偏见她、诋毁她.....

要毁掉一个人的名声多简单！

「啧，这一家子，真是精彩。」男人笑着拍了拍手，「父亲把女儿送去卖淫，姐姐把妹妹送给丈夫，还真是一脉相承。」

言微却摇了摇头：「未必。」

「哦？言队长又想到什么了？」

「她依然没说全部的实话。」

「愿闻其详。」

「那个女人，她说死者是从地狱里爬回来的鬼，我以为只是在说，她当初战胜了心理疾病，还能重新回到学校念书这件事。但是既然这几年，她连红梣做的这些事都能忍过来，那当初——」

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未尽之言却显而易见——

当初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打击，才让她的心理创伤大到需要去接受干预治疗呢？

「嗯，言队长认为是什么呢？」男人显然知道答案，却并没有说。

言微不语。

「言队长，你心里有答案的，对不对？」

「说吧，只要一个关键词，就能揭开一个小秘密。」男人罕见地有些兴奋，似乎迫不及待想要言微把答案拿出来。

言微闭着眼，瘦削的脸颊上绷出咬肌嶙峋的线条：「那个孩子，到底是谁生的？有亲子鉴定吗？」

提示：触发关键词「亲子鉴定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 3

8 亲子鉴定

依然还是红栀的视频，不同的是，面前多了一份文件。

藏在镜头后的声音冷冷淡淡：「这是一份亲子鉴定书，那孩子不是你生的，是你妹妹生的。当年，报强奸案的人是你妹妹。」

红栀如遭雷击，几乎坐不稳。

「你们、怎么会知道.....不可能.....当时都.....都.....」

「怎么知道的就别管了，不如说说你知道的？再怎么说，你也只是受害者之一。」

「是、我只是受害者.....」红栀失神喃喃，伸手握住面前的水杯，攥得指节发白，才猛灌几口，平复了一下情绪。

当年，被送进卖淫场所的人的确是红栀，但钱益却不是她遇到的第一个客人，在那之前，红栀已经接客两个月。

她性格软弱，无从反抗，除了抱着妹妹哭一顿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
后来，中间人接了钱益的生意，特地说，对方喜欢年纪小的，最好是处女，中间人知道红栀有个妹妹，就暗示红栀父亲，说让你家小的来，对方是个大老板，要是满意了，那一单顶十单。

父亲还有点理智，说不行，小的还没满十四岁，万一出了事，大家都得玩完。

中间人有经验，说你就说那是你大女儿，反正她个子高，你说她十七八岁别人也信。

就这样，那一个改变了所有人命运的晚上，妹妹顶着姐姐的身份，被关进了那间散发着腐烂气息的粉红房间。

赤身裸体拦住警察大喊强奸这种事，姐姐做不出来，只有狼崽子一样的妹妹才干得出来。

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能斗得过谁呢？

该打点的打点好，受害者是红栀，立案之后所有的环节出面的都是红栀，妹妹被父亲毒打一顿，关进了地窖。

再后来，钱益把两人带走，给足了封口费，妹妹被发现怀孕，被钱益关在远离城区的别墅里住了一年，三四个人看管着她，一直到孩子出生。

孩子出生之后，红栀发现妹妹有些不对，有的时候甚至连她都不认识了。

她把妹妹送到心理干预机构，既是治病，也是想让她暂时逃出钱益的控制，在那里，妹妹结识了同样因为遭遇性侵而罹患双相障碍的女孩。

女孩并不知道她到底遭遇了什么，对她们而言，没有必要把那些鲜血淋漓的过去说出来再疼一遍，互相安慰、互相鼓舞，是她们仅有的救赎。

那一年，她才刚刚十五岁。

钱益大约是真的喜欢她，或者可以说是迷恋她，他甚至愿意满足她继续上学的愿望，帮她办了手续参加中考，并以不错的成绩考进了高中。

9 真正死因

「喔，言队长，只剩下三次机会了，虽然咱们解锁了很有意思的小秘密，但是有关死者的死因还没有线索呢！」

言微看了屏幕里的男人一眼，觉得他似乎有些迫不及待。

游戏继续。

到现在为止，每个人的故事基本都已经解锁，只剩下最后一环——

妹妹到底为什么会去喝酒，并失足落水身亡？

而同一个晚上，钱益车祸，受伤昏迷，如果忽略前面的故事，这两件事倒是有可能毫不相关，但是既然已经解锁到了这个地步，那这两件事就不得不一起考虑。

「我想知道车祸相关的资料。」

提示：触发关键词「车祸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 2

车祸的资料并不多，只有几张现场照片和一些文字记录。

车祸地点距离学校不远，是从钱益公司回家的必经之路，符合红栀的证言。但出事地点在城郊，周围土地正在搞开发，放眼

望去荒无人烟，出事路段连监控都没有，红栀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十二分，因为地方偏僻，一直到八点四十救护车才到，等到九点一刻送到医院，钱益已经因为脑出血而陷入了深度昏迷。

车祸时是红栀开的车，钱益在副驾驶位置上，没系安全带，天黑路况不好，红栀说有小动物突然窜出来，她吓坏了踩急刹，猛打方向盘撞上了路侧的水泥桩子。

照片是几张现场照片，因为出事的时候是晚上，红栀先叫了救护车，等到处理事故的警察到场的时候，现场已经一片狼藉。因为红栀说是她自己撞的，且她自己也因为撞在方向盘上晕了一段时间，所以警察也就只草草拍了几张照片。

言微盯着那几张照片看了很久。

「言支队？」

言微慢吞吞地抬起眼，看向男人。

男人笑：「就只剩下两次机会了，言支队是从车祸资料里得不出太多有用的信息吗？」

言微缓缓深吸了一口气，问道：「我想知道，红栀和钱益，领结婚证了吗？」

提示：触发关键词「结婚证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 1

「巧了，红栀两个月前刚满二十周岁，一个月前，他们补办了结婚证。」

男人笑吟吟地开口：「就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。」

「嗯，」言微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，直接问出最后一个问题，「死者的名字叫什么？」

提示：未触发关键词，提问次数-1，剩余 0

男人「噗嗤」一声笑出来：「言队长，你就这么浪费了最后一个提问机会？」

「告诉我吧！」言微叹了口气。

「她叫江绿蚁。」

言微苦笑一声：「绿蚁，她和酒同名，以为酒能救她一命，谁能想到最终却因酒而死。」

「言队长看来是知道真相了，那言队长能不能告诉我，死者江绿蚁，真正的死因，到底是什么呢？」

「乙二醇中毒后失足落水，溺亡。」

10 逃不出去的命运

真相其实很简单。

江绿蚁的确是失足落水而死。

但她喝酒不是为了求死，而是为了求生。

在车祸照片里，有一张照片，拍摄了汽车后备箱的物品，角落里躺着一瓶虽然拆封过但包装袋还散落在旁边的防冻液，还有一张小票，从照片上看不清日期，但是那辆车是红梼平日里用的，车内的装饰非常地讲究，想必不会长久地把无用的垃圾丢弃在后备箱里，而现在是四月份，根本用不到防冻液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防冻液的主要成分是乙二醇，这是一种足以致命的毒剂，进入人体之后，它会代谢成乙二酸，以及其他类似的酸，以此破坏人体的新陈代谢，而乙二酸则会与体内的钙结合，形成草酸钙结晶，沉淀在肾脏，造成肾功能衰竭。

在中毒的初期，它的症状和醉酒类似，头晕、呕吐、站立不稳，这就是为什么小卖店老板说死者去买酒之前已经喝了不少的原因。

乙二醇中毒初期可以使用甲吡唑来解毒，甲吡唑能防止乙二酸的生成，如果没有甲吡唑，则还有个更简单一些的替代方案——饮酒。

乙醇的作用原理与甲吡唑类似，同样能够防止乙二酸的形成。

江绿蚁化学很好，她会知道这些知识很正常，酒精过敏不一定会致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江绿蚁选择了不顾一切活下去——

就像她曾经无数次做的那样。

活下去，拼尽一切活下去。

「那言队长能不能告诉我，她为什么会中毒？难道红栀想要毒死自己的亲妹妹？」

「红栀对自己的妹妹到底是个什么感情暂且不提，但她想要杀的人，应该是钱益。」

红栀曾说，她没有办法，她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求妹妹，求她再忍忍。

但如果没有反抗的念头，那再忍忍的意义何在呢？

意义就在于那张结婚证。

一个懦弱温顺、还能给自己打掩护的妻子，对钱益这种衣冠禽兽来说简直太合适了，所以红栀一满二十岁，他就跟她领了证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纸证书，就是他的催命符。

他忘记了，被他视为禁脔的两姐妹，一个在多年前仅仅依靠一面之缘，就做出决断要依靠他离开原生家庭，而另一个，则只不过是受制于姐姐的苦苦哀求，才不得不一次次屈从于他。

相比起江绿蚁冲动直接的仇恨，红栀想得更为长远，她必须忍耐，忍耐到结婚证到手，忍耐到自己成为钱益的遗产第一继承人。

但利用乙二醇杀人这种办法，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红栀是想不出来的，只有热爱化学的江绿蚁才会想到，所以购买防冻液，伺机毒杀钱益，应该是姐妹二人的合谋计划。但是，一场目的是夺取财产的杀人计划不应该如此仓促，毕竟中毒之后引

发肾衰竭或是心脏问题还是很容易引人怀疑的，要想下毒，必然还需要考虑其他环节。

所以，在那条偏僻的马路上所发生的一切，更接近于一场意外。

屏幕里的男人噙着一丝笑：「意外？这就是言队长的最终答案吗？」

言微平静地与他对视：「是。」

男人似笑非笑：「那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场意外。」

11 真正的意外

视频里，不知道红栀到底经受了什么样的审问，从她的神情而言，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。

她急促地喘着气，怒视着镜头后面的人，片刻之后却又崩溃大哭起来。

「不关我的事！是我妹妹，我妹妹她说，她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钱益，我就，我就信了.....」

「然后你就去买了防冻液？」

「是.....但我们还没、还没计划好，我没有杀人！我真的没有杀人！」

她嗓子里发出崩溃的呜咽声，一头精致的盘发散落大半，不复最初的优雅柔弱。

「可我也是个人啊！我受够了受够了！我恨他，我恨钱益，我再也忍受不了亲手把自己的妹妹送给他，你们知道他有多畜生吗？他甚至会当着我的面对我妹妹——」

她猛地抬起头，双目猩红，面容扭曲。

「那天，他喝了点酒，见我妹妹在后座，他就挤了进去，路上他就开始脱我妹的衣服，他根本没有把我当人看，根本没有！」

「我受不了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把车子停在路边，拿了刚买的防冻液，我要他死，我一刻也等不及了，我想让他立刻就死。」

但我俩没弄得过他，我妹狠命打了他几下，他就急了眼，反过来把防冻液强行喂我妹喝了，他并不知道那东西会致命，把我妹丢在后座，自己坐到副驾驶，让我继续开车。

我就想，反正都是死，等回了家下了车，他也不会放过我的，我妹也活不成了，我也活不成了，但我俩死之前，至少得拉上他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妹恢复了一点力气，突然从后面扑上来抢我方向盘，车子冲出去撞在路边水泥桩子上，我和钱益都被撞晕了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妹已经不见了，我打电话叫了救护车，」

她突然平静了下来，怔怔地惨笑出声，「老天有眼，他怕是没有机会醒过来了。」

镜头之后的人嗤笑一声：「很遗憾，刚刚接到消息，您的丈夫已经醒来了。」

红栀脸色「唰」地惨白，颓然跌坐在椅子上，视频戛然而止。

言微突然开口：「钱益在副驾没系安全带，被甩出去撞晕正常，可她系着安全带，安全气囊都没弹出来，怎么会被撞晕？」

男人依旧笑盈盈的：「嗯，为什么呢？可是言队长的提问机会已经用完了，只能靠猜咯！不过这算附加题，因为我们也没有标准答案，这一局算言队长赢。」

「她没有晕，是江绿蚁想活下去，她应该会告诉红栀，她能解毒，她们合谋杀人的事情不会败露，只要红栀在车里等一等，把她回学校和出车祸的时间差拉开就可以。至于钱益，他若是死了一切都好，若是死不了，那他也只会以为这是一场姐妹俩的无谓反抗酿出的普通意外。」

但这一点到底是真是假，大约是无从得知了，红栀没有必要承认，也不会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她当时并未昏迷。

又或者，隐忍多年的红栀，为什么会在那一瞬间失去理智、不顾计划拿了防冻液试图毒杀钱益？她抱着的到底是什么想法？是想把一切罪名推给江绿蚁？还是以正当防卫的借口来直接实行计划？

她始终在强调自己只是个受害者，说她是听了江绿蚁的话才买了防冻液，但——

这里有多少是顺势而为，又有多少是将计就计？

她对江绿蚁，有多少真实的姐妹情深，又有多少的因愧生恨？

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会知道。

12 游戏结束

「游戏结束，恭喜言支队，你赢了。」

言微面无表情，这个古怪的游戏让他心里很不舒服。

十八岁，若是寻常女孩，正是一切刚刚开始年纪，她们会在这一年欢呼着离开父母的羽翼，去往满载着梦想的大学校园，她们终于被允许恋爱、允许喝酒，她们体验这个世界的旅程才刚刚开始。

但命运对江绿蚁未免太过残忍。

十三岁被送进粉红色的房间，赤身裸体拦住警察寻求一个公正，却连真实的身份都不能拥有。

十四岁被囚禁，被迫生下孩子患上抑郁症。

十五岁从病魔手里爬出来，无名女人说得对，她就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。

十五岁到十八岁，最美好的年华里，她一次又一次屈从于红栀的眼泪和钱益的强迫，以及如影随形的歧视和偏见。

外人无从得知她是如何度过那些年的可怕光阴，言微不敢想象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毅力才能支撑她活过这些年。

抬眼不见天日，四顾尽皆绝路。

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江绿蚁没有一刻想过放弃，即便到处都是绝路，那她也要生生挣出一双翅膀来，撕破云雾，找到她的光。

说红栀命苦，可她苦什么呢？命运总归给她留了生机，但绿蚁不同，哪怕她到最后一秒都在试图自救，命运之手依然不愿放过她。

很难说她悲惨而短暂的一生到底应该归咎于谁，不配为人的父亲，或是衣冠禽兽钱益，亦或是心机深沉的红栀？

「言队长认为，钱益需要对江绿蚁的死负责吗？」

言微无言以对。

若是从法律角度来说，钱益最多只触犯了强奸罪，如果江绿蚁乙二醇中毒而死，钱益将触犯过失致人死亡罪，但江绿蚁喝了酒，若是没有落水的意外，她是不会死的。所以如果辩护得当，钱益很可能并不需要对江绿蚁的死负责。

但若是从情理而言，正是这么多年钱益的所作所为，一步一步，把江绿蚁逼上了绝路。

男人推了推面具：「言队长不做判断，那我来，我觉得钱益需要对江绿蚁的死负责。」

他展颜一笑，伸手摁了个什么东西。

在他身后，房间门被人打开，两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押着一个身穿病号服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，是钱益。

「真是幸运的人，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呢，不过……」他对着镜头——也就是言微，眨了眨眼，「醒来也不一定是幸运。」

话音刚落，他步伐一转，一脚踢在钱益腿弯，钱益惨叫一声被迫跪下，男人左手迅速从后腰拔出一支枪，抵住了男人额角。

这是一个处决的姿势。

砰！

男人毫不犹豫地开枪，子弹从钱益的额角刺入，在后脑炸开一蓬血花，破碎的头盖骨混着血液飞溅在男人的半边女式面具上，留下刺眼的猩红痕迹。

镜头之外，言微双目圆睁，额头上青筋毕露，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但最终只是无力地弹动一下，又落回了柔软的被褥之中。

这是实时视频，也没有任何的特效能做到这样的逼真程度，所以视频里的那个疯子，是真的处决了钱益。

他喘了几口气，嘶声道：「你不是说，这是游戏？」

「当然是游戏。」男人收起枪，戴着白色面具的人把尸体搬出房间，又有一人进来手脚麻利地收拾地板上的血迹。

「只有我和言队长才配玩的游戏。」

男人不在意地摆摆手：「好了，第一场游戏到此就结束了，言队长想好问我什么问题了吗？」

一场游戏，一个问题。

或者说，一条命，一个问题。

尽管那人恶贯满盈，坏事做尽，但——

言微隔着屏幕怒视着云淡风轻的男人。

——但他们没有资格审判一个人的生死。

然而这些，显然不在那个疯子的考虑范围之内。

能把一个在职的人民警察、一级警督掳到这里的疯子，做出这种事情真的不奇怪。

13 一年

「我昏迷了多久？」

言微到底还是问出了自己的问题。

「也不久，一年而已。」男人笑了笑，似乎对言微的问题并不意外。

言微心里一沉。

他最后的记忆是一场策划了几个月的抓捕计划，抓捕对象是当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某个头目，在长达几个小时的对峙之后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枪战。

之后在某一瞬间，他感觉到手脚发软，力气像流水一样从他的身体里消逝，他身不由己地跪倒在掩体之后，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中弹了。

但他并没有觉得有多疼，只是觉得没了力气，想着这一次的行动似乎有一些不对，敌方的火力太不正常了.....

言微的房门被人推开，是这些天每天来照顾他的护工，这人同样戴着白色面具，不论言微说什么，他从来一言不发。

这一次，他手里拿了一张报纸。

报纸上是一纸讣告：

坞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长言微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因公殉职。